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五

史部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六科

六科直房在午門外東西相向初在掖門內之西與內閣相對所謂六科廊是也以災移外直房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分爲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爲元士至是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爲士源未幾復爲給

事中都給事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戶禮兵刑工科各
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
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蓋
隨事煩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
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事有闕係抄發過部略用參
語謂之抄參部覆錄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
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六科即唐之補闕拾遺宋改補闕爲司諫拾遺爲

正言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此最得爲政之要至
明革中書省乃並諫官裁之惟設六科以掌封駁
宣德中廷臣請設諫官不允于是諫無專職此爲
缺典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監察御
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
右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爲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
涉彈擊上即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綽

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爲一也

明初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異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

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豈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爲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爲四海之憂卿等能各悉心封駁則庶事自無不當此六科稽查號件封駁章奏之例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諭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職達事體者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此俸滿有司授科之例也

永樂二年召都給事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

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此抄叅不具題用印鈐蓋之例也

宣德二年諭六科曰朝廷慮刑獄有寃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于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

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忽孤斃惟其所言即時爲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況給事中爲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此六科直鼓院之例也

正統中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員缺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臣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況都左右給事中爲之領袖非

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
舛乎此都科不循資俸之例也

成化中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
緩于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
奏題旨意即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
覆奏者該科劾之此科抄發部定限之例也

弘治六年諭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
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

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年有疾不妨管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輒無爲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辦事今後三年朝覲之年先期行之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

失當方許指名糾劾此計後拾遺之例也

崇禎二年上諭六科邇來戎馬倥偬機務煩劇明
旨非不森嚴奉行尚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
委任責成爾等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今合再
行申飭各掌印官選委給事中一員查理六曹奉
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第情節
勒限奏報少有違玩立付白簡定行責治如爾等
自隨職掌玩忽不遵或議論紛囂致令掣肘誤事

一併究處特諭此六科註銷之例也

崇禎元年二月上傳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甚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惰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事件作速覆奏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爲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

立考成着實遵行部科互相查勘具奏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主德
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爲國家毗
倚甚重既自逆璫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
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忠懷莫吐鬱憤有日思
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
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
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

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諭覈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謾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鑒鑒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

身膺風紀尤宜先自後濯處於無瑕之地其有任
意誣捏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先裂者朕
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
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
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忠
飭欽哉

崇禎三年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爲治國故分敘爵
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

京堂本以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爲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得至於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朝臣有才望者爲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囂風莫此爲甚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營卿貳矣今將添註閏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勲並茂及司道

卓異特著者准倣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
遵爲令敢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反
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
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今後科道吏部有不稱職
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叅處分毋得姑與量陞別滋
藏垢各令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大學士商輶薦春坊林聰改吏科疏竊照見任春
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

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美職但即日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于閑散之地况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降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恩出于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

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祿無增品秩仍舊于事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陛下誠于求言善于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科中事宜疏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寃後跋前動輒得咎閱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

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爲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
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驚之
中而清議難于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謂臣
下當其末流揣已自効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
之節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
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戶誠重之矣
吏科即不闕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逢迎坦
然而不忌于是有冠裳擁集筐篋交錯之疑此小

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
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
沉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
蹙額應之不能過三爵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
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
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臣請一切謝絕息交
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恒置
疏保留保留非諛也而有時乎爲諛則雖不諛而

以諛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
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
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
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
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
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
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
求拊髀之歎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

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
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節又不
數年而卿貳而外者栖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
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
政體未爲平也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
時時入爲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爲卿寺者亦使
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內外久速略相等也意亦
可乎陞轉之途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叢

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于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僥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

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廢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允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爲自陳三謨始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于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

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謗下謗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于其中也

管志道論言路疏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之封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于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

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
言之風寢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
爭奮于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
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
出于科即出于道曷嘗無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人
必竊疑曰是有所觀望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議
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也其
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于利害以挺

特之見而繫于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志
倘芒穎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邊幅立
崖岸則賢否同圓于其中而牢不可解即如拾遺
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
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
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所謂同
居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于科道之已陞京
堂方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

相持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
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
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
以遺奸也至於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
方面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
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
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
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是寧負朝

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於科道於是有所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文章稱述救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概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視大臣之能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祖宗

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陛下之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事開張聖聽博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叅訂之言苟不當也

不以出于科道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不以出于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嚴勅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者聽各官核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厯觀祖宗盛

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
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賴之身也曷
忍其萬死一生於笞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
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
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
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
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况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
大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間矣

夏言請考選疏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共五十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諍備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後來乃有不盡補者然遇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奏請陞補各科給事缺十五六員以上則必奏請選補永著爲例在先朝五十八員一時補足當時侈爲美談蓋增置諫垣自是盛代之事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吏科缺

左給事中一員給事中四員戶科缺給事中七員
禮科五員兵科九員刑科七員工科四員共缺三
十七員六科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
員而已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
文墨論思之長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
可得矣然其間言事者連輒被斥忤時者又多外
遷歲消月減以至于今莫可復也攷之祖宗舊規
凡給事中有缺止於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

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
推官知縣照御史例選補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
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陛下登極之詔
命令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于進士考選奏補
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考選然應詔于
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嘗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格
阻往往以未嘗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欲得脂韋
姍姍愛身固祿之流取其不爲已害而已司馬光

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爲取人之則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查照舊規及見行事例具奏從公考選

文選司員外范景文救科臣周朝瑞疏伏讀聖諭內閣朕昨覽文書見有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慎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

路方開礦稅已撤如何擅行瀆擾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聖節並典禮等項及各宮賞賜武職軍官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欽此隨該內閣大學士方從哲揭帖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廝不諳事體逞臆妄言擅行議減內庫金花阻絕

國用好生可惡周朝瑞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周朝瑞忤觸宸嚴夫何敢
言但周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未忍自負以負
主上慷慨發舒故不覺慮之過語之慙耳至所條
奏留停金花以寬民力而光上德酌祖制而裕國
諸亦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要譽妄言
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因此
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當容言之時而有拒言

之事恐未免爲聖德累也日見皇上用人行政下
如流水舉朝相慶皆謂袞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
此時止宜將順德意彼目覩大漁王居不殖貨利
已明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何深罪
乎雷霆一震已惕不測之威雨露旋施彌彰有容
之度知聖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
謫照舊供職使下有犯顏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
有人使上有刻印銷印之舉愈覩聖心之無我其

所裨益豈渺小者哉

給事中劉斯塊言路漸輕疏蓋間英主受言取象
於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
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爲拒者或偶因猜而
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閭之端
此誼辟所以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
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召對以通下情
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鰥鶩過計

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爲義以觸邪爲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爲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套疏輒被溫綸豈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爲有治人無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

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
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況乎窺上
意之所向借條奏爲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
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
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杜紛
囂之漸今乃廢弁而輕瀆天聽貲郎而妄奏空談
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
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捏成

單欵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帖暗投于宅
巷覽之則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爲者
想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
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視明見遠萬無
旁寄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抑豈輦轂之下所
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
之勢遂爲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

聞言引愆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
墉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
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
事也而彼且牽簾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
也而彼又東拽西扳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
訟黑白聽其溷淆且風間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
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
結舌而鴟鴞鼓喙成何世界也所謂辯言日囁者

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抬后之芳規而舉不
避親劾不避讎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
者不曰薦賢爲國而以爲市恩効鷹鵠之逐者不
曰除惡務盡而以爲苛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
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指
是容聲啟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栢臺皆畫蛇足恐
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
皇上勵精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

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
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
無過是非兩端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
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抉出以成吁
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部分徒長局中之葛
藤更生事外之控揣况暫之爲呼吸不應久之將
蠹弊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
及此而猶曰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

速者此也臣非不知睿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此且此時人面日頑人情日競身叢衆鏑者尚披顏甲而請繫賊之纓裹足岩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給事中辜朝薦用人聽言疏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邊腹之

患日深一日羣力羣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
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削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
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皇上求治之心
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釣奇惟皇上
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闖
捷昔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爲長者言事呐呐不能
出口然安劉却虜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第

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嗇夫李沆之惡梅曾
皆惓惓以捷給爲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
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
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敭歷既深自臨事
不苟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所稱足任者如洪承
疇盧象昇史可法等亦祇實心實做何嘗縱橫滿
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
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鬪才辨必不能遠過由是觀

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
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
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
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辨
又當察其朴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
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大臣
子連篇累牘掇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韜

鐸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
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
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皇帝嘗以弋
謙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
朝參如故且降勅以獎勵羣臣故言雖無當終不
深罪皇上適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召賜環雖越
數載猶惓惓聖懷因是羣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
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僉壬

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
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矣近如陳燕翼所論中州
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
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
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
亦可以銷後來雷同之漸至於姜塤置詞舛謬百
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已明生全之則覆
載之德更大況聖明孝治天下塤家遭兵火父罹

惱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闊
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超超而不敢盡煩覽
雖息謹論亦捐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
居再入班行流寇驚心一籌莫効而終以用人聽
言爲今日治平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詳察密封疏臣接錦衣衛
所傳紅本乃逃帥楊德政奉旨正法也臣密緘同
駕帖還之矣次又捧御筆緘函發科者即此本也

臣又密藏之垣中矣然自逃帥正法西市道路
之口皆素恨此帥妄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知其
驕橫剝軍怯猾善逃罪不容于死人人快之而明
旨人皆未見也凡係密封皆不發抄若不請明誰
敢宣布而臣思此本之爲密封者原恐此機一洩
罪帥或自引裁而不得行法今其人已誅自當明
正其罪使國人知之以昭國人殺之之義并使九
邊聞之知朝廷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之心

也語云信賞必罰必于耳目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豈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伏乞勅下發抄以便遵行而臣因思各垣之密封似此者多也臣愚以爲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警報何邊敵擾某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

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况
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
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籍口何可密也
如制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邊已安矣仍
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安邊勦敵之謀諸臣有
密奏密之可也敵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
策以勦敵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
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

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爲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爲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能啟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

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壅蔽綸
綺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號號然懼敢因
請旨發抄而并反之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復接本之規疏竊照本章
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
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戶部
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內
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鴈行序立挨次接領體

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初入垣拔事猶如故通因
機務殷繁發無定時于是六曹不復接本或早或
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直房散與各
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
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
防姦杜弊如此其嚴也况未到科之前收授一憑
下役豈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臣並有請者皇上
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上夕

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
發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費奏之使延頸以望時
日稍稽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難正賴臣工黽勉
效職儻因此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
端防患於微貽憂滋大况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
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
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自強不息也並望採
納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并部堂到科畫本原

有舊規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
憑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來本
內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
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章疏日繁疏臣辦事垣中
察本科發抄底簿見邇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
之五較萬曆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
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來中外景象

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及崇禎之初多矣蓋議論
多者精神之薄也意念外浮則力量中歎理所必
然無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邊防愈壞籌計日多
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錮此其病在議
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銳意太平第一
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
從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
政寄焉諸臣果能公忠體國殫力救時不顧利鈍

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爲抄發到部或即具
覆不必諉之別曹不必推之撫按或不必覆照例
存案彙銷一力擔當大家實做如此則章疏之省
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臺諫之臣是以言爲責者
也畜狸欲捕養鷹欲擊言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
之條議市恩之奏薦與據風聞而糾在外之小吏
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
職掌覩勉圖之日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

凡事無關係率妄沽名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
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情事自應時時奏聞若錢
糧之起解叅罰之間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
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概行褒瀆
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
駁邇因廉恥道喪人希進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
聚訟凡此者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內
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聽上

俟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間言哓哓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有此數禁議論日減皇上批答之暇時御文華殿召大臣商確政事講道求理務令朝廷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清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得旨朝廷廣聽求言欲收實益其浮議繁雜虛飾固功允宜禁飭這本內各欵着議具覆建自係言官本職若當言不言以致旁觀出位乘間紛囁科道官殊難辭責又向來

中外各衙門循例奏報及邊鎮攢造文冊察覆登
答等項有係應行的亦有套混妨擾無益可省的
也着詳酌奏奪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註銷疏竊照通來民艱用
訛度支一曹關係甚重臣今歲身歷三垣皆管註
銷之事而歎積弛之狀至戶部而極也每逢註銷
呼羣吏持牘鴈行而前司司比之見赴比之簿大
半遺漏不全所銷號件不具文牒但憑吏役口報

爲故事且吏役皆雇覓代身問其緣由茫然不知也臣往返申飭繼之以夏楚稍稍就緒然每當五日一銷則報完者仍復寥寥該部嘗行之本雖盈篇疊幅要不過循例題知依樣具覆而事稍重大則堂行司司付吏役束之高閣不則卸之撫按漫言行查任其稽延未幾官遷吏換前事不復記憶有同故紙矣臣試言其略如各直省新舊兩餉及金花漕折輕賚茶蠟歲絹等項拖欠以億萬計猶

曰逋負在民時荒難急也至官吏之侵那畿輔之
透支闊差之欠額銅本之侵沒奸解之吞隱運弁
之盜賣數至成千成萬者固累累也何至經年累
月不一問之夫戶部民部也以急民爲事固不止
以辦餉考成見能也乃積年興屯開荒求蠲報災
之疏一切沉閣有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即如臣
前因江北私派小民鼎沸具疏直糾奉旨經年有
餘尚未見覆諸如此類不知凡幾欲求閭里康阜

婦子恬熙胡可得也以如此關係甚重之地而如此因循苟且每對部吏見其呼應不靈不知幾爲扼腕矣臣前待罪兵垣見該部有摘叅計次議罰之例兵農並重事可通行伏乞皇上勅部議定規則俾知遵守以警玩振靡庶有裨矣奉聖旨民間舊欠近諭已明其官胥侵那透支隱盜等項作何追賠并摘叅未完欽件作何分別罰治通着該部遵照近旨詳核另議具奏這本直糾江北私派一

節經年未覆是何緣故併着奏明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熟審疏臣捧讀聖諭于熟審大典按期舉行臣不勝加額仰見陛下如天好生之德時屢于懷不以軍旅倥偬而或輒也該部雖當專遣閣臣清理之後夙案甫清新案又積事如春草芟而復生弊似落葉掃而愈集其所煩斟酌蕩滌者至不易矣應審人犯臣已催部造冊細加叅覈恐候審者急此緩彼又將未審

人犯再四移催速結然當註銷之日每見各司前
件多開已題候旨蓋近因戎馬生郊聖人有憂值
此機務殷煩之時遂致批答之停閣臣歷察往例
凡係未結人犯不得造審今爰書雖成而明旨尚
斬事體一時未結是當泣罪解網之日猶有羈魂
向隅之悲亦大造所難獨遺也况事無重輕一屬
候旨概從羈繫饑渴困苦溽熱蒸煎遲速之間生
死所關伏乞聖慈俯察該部各本盡數批發俾繫

累新犯輕者遽獲生還重者幸荷送審將見和氣
所噓獄蟲不紅圜草增綠矣至于司寇一席久已
塵虛雖署篆之臣不敢以傳舍視事然領袖部務
必得正官並乞勅部就近推用務令朝簡而夕就
于以溥皇仁而光大典端賴之矣奉旨知道了該
部知道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摘叅疏竊照遣
戍一罪僅亞大辟一等其問擬之也當慎而處斷

之也當嚴蓋不慎則虞有寃人不嚴則虞有縱奸也今刑部見在戍犯已經清理之後賊銀量豁情罪堪矜者准予納贖以開一面非過也但戍犯不一矣其中大奸巨蠹使得一概收贖僅以二百余縱虎出柙是誨奸也胡可爲訓該部先經批准者臣科移文署印臣張忻當力爲駁正無奈承行吏胥朦玩如故也謹先摘叅其一二顯著者一爲軍犯高瞻崑案察瞻崑以誣詐問辟追贓共二千二

百兩分毫不納二次清理俱爲除豁減擬邊戍此應速爲發遣者乃移送納贖是完贓無銀贖罪有銀也且以辟而減擬胡得言贖本犯宜速爲發遣者也一爲軍犯鈕光先案察本犯以積年奸書描改印票侵冒料豆草束事闊軍儲僅擬遣戍有餘辜矣乃該吏註銷以爲業已發遣及察之則移送納贖夫既納贖何必諱言發遣是明知不可贖而代爲掩飾况本犯以侵官之物爲贖罪之物尤而

效之其何以懲本犯宜速爲發遣其已納之銀留爲充餉可也一爲原任吏部侍郎軍犯蔡奕琛案察本犯以十四年定罪十五年正月咨送兵部發遣至今尚未至兵科掛號定限是本犯抗未赴衛事已年餘經承何不一問收管僅以咨送了事據法違限一年例應調衛改遣似難爲本犯寬也以上三項係臣行察據該司手本循職叅駁伏乞勅下該部將萬曄崑鈕光先責令當時起解蔡奕琛

違限年餘例應改衛速行察覆至朦玩吏書嚴加
懲治各司積弊不止遣戍一事容臣極力搜剔以
副職掌統希聖鑒施行奉旨該部議奏

禮科題陪祀疏臣按臣科須知一欵每歲大祀天
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欵如左給事
中署印必先具題入壇今歲皇上親郊該科都給
事中惠世揚奉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關
而陪祀之員或于事體未協今有左給事中魏大

中見署科事應否入壇陪祀謹題請旨奉旨准照
例陪祀

兵科肅朝禮疏照得臣等西三科輪直武職門籍
若遇朝參調取長安左右門守衛官收貯各衙門
投到門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會同
題參此從來舊例也臣今細察武職各衙門簿籍
中有填註差病者亦有止造見任者或有差回病
痊不填註者又有止填痰嗽不言註籍者且有竟

不移會直日該科者臣等每月彙題止據衛官繳
到前月門籍簿扇填註差病字樣恐假借叅差有
難稽察况聖壽元旦諸大禮在邇倍宜整肅伏祈
勅下該部申飭各衙門嗣後凡有牙牌應朝官
員務要明白詳註一投長安門一投直月該科若
有差回病愈故違不填及以寒嗽溷入希圖安坐
者臣等與直日該科指名叅奏庶朝禮肅而人心
警矣

科道互改

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永樂
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
中給事中朱良暹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稽俱改
御史洪武中御史李曠改工科給事中永樂中山
東道御史文郁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
明改刑科給事中

戊寅考選紀崇禎丙子冬外計俸滿知推俱留部

考察候核在任錢糧先是鄭友元熊開元以錢糧
之故累及司農下獄至是慎忠有加而吏書挾索
之弊亦從前所未有也未幾上御講筵令諸詞臣
條議政事黃景昉薦候考者朱天麟成勇張煥項
煜因奏任濟爲首輔張至發姻親有意黨護之至
發激辯不已楊士聰並叅沈迅張若麒納賄史鑒
囑託冢臣因惟嘉求選詞林戈矛四起纏連不結
史鑒上疏言此番考選諸人薄科道而重詞林凡

考中詞林者皆本衙門人援手接引于是凡取中翰林者以爲預定分補各部主事至上令吏部將咨訪單進覽于是以圈將濫徇各官傳元初張第元房之駢韓源趙繼鼎馬兆義俱着冠帶閑住許晉林正亨王猷降三級調用劉含輝楊振原葉初春劉興秀辜朝薦金蘭葛樞郭九鼎凌義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級照舊時臺省員缺候考者至經年不補而現在之臺省被累幾至一空人嗟以爲

變局至戊寅四月二十八日上召在京候考及已
推部屬各官俱來中左門昧爽上出御門內閣及
吏部都察院諸臣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候考諸臣
行禮起傍立止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行過事實
上隨以筆註記奏畢上手書策問云剿敵需兵養
兵需餉屯鹽採鑄難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
將何策以處之近報抵邊不犯而歸是何狡謀諸
臣通悉已見條對務期可行不許勦襲故套仍將

履歷開寫明白上令吏部將策問傳示各官暫退
少頃復出收各官試卷陸續而出五月初十日上
親定曾就義黃文煥黃奇遇張縉彥李士淳汪偉
虞國鎮余象賢馬剛中朱天麟等爲翰林編檢官
王調鼎熊維典解學尹張希夏張作楫耿始然成
仲龍張煥孫承澤吳希哲張淳等爲各科給事中
李嗣京秦廷奏汪游龍李春蓁任濬楊鶚喻上猷
柯元伯李雲鴻余必泓左永春宗敦一張爾忠黃

諫卿甘維燦張茂爵王章蔡鵬霄王範陳天工高
名衡郭景昌徐養心羅起鳳張緒掄王聚奎鄧希
忠閻嗣科林蘭友葉樹聲詹兆恒等爲各道御史
井濟李拯楊鼎甲黃熙允楊調鼎王心純葛逢夏
劉作霖郭尚友唐良懿張若麒沈迅爲戶禮兵刑
工五部主事王昌時爲南部主事韓友范爲兵馬
次日諭內閣發下曾就義等試卷十八卷卿等傳
與該部科將內中所對事宜確酌可否奏奪曾就

義對中言小民不苦于餉而苦于有司之火耗私
派誠嚴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額以紓軍國之急上
稱賞之拔爲第一未幾遂允楊嗣昌練餉之議海
內騷然就義悔甚鬱鬱而卒

附載言官被言

候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論給事中錢夢臯
疏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
交無作好惡無蔽上而籍下彰善瘅惡佐天子持

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
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臯者夢臯爲
人臣無暇毛舉癡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
察典而乘機建議壘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蒙
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
矣臺省被察諸臣概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
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
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可慮也夫使夢

舉羞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歛跡胡乃恣起風波
動駕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
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
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于上聞邪
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爲戎首秉政以來不間
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厄
者何人年來比昵愴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于夢臯而故曖之豈有私于臺省諸

臣而獨寬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內則假公以朦
上外則挾威以籍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
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
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
一貫之敢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寢會良
非細故幸皇上自爲社稷計南中諸臣糾錢夢皋
鍾兆斗疏云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皋
年例外轉科臣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

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即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爲欺罔何哉臣請略述始末而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例外推此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繇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臯曾以外推曉曉自辨士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採訪已定夢臯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撫拾楚事與京察疏併上以存展辦之實夫楚藩之事皇上排廷議而獨

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爲楚事京察
自爲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
楚事無可言矣夢臯猶借爲端以動皇上之聽試
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
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
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爲快乎夢臯既已假
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强自遮飾又謂純逐鍾兆
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爲奸兆斗不念外出

參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靜聽乃踵夢臯之
故智語語惟攻溫純而肆醜詆是兆斗明以私怨
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
束手不敢推一年例憲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
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乎
廢墜殆盡耶臣謂二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
亂清議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元輔沈一貫平章天下

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一旦留用聖主以爲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爲規而以爲頌天下疑之乃夢臯兆斗巧辨橫詆又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者即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爲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溫

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臯兆斗又紛紜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爲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向當沈四明柄國時與禮侍郭江夏爲楚事相左會妖書變起科臣錢夢臯受四明指糾江夏波及沈歸德幾蹈不測海內唾罵之溫總憲矯矯正人

夢皋與兆斗合攻之既而二人計處年例四明矯旨俱留一時議論鼎沸士大夫黨禍實始于此禮科給事中汪始亨劾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疏竊惟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思磊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彙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

元氣乃險媚小人毀禮滅義其坊決矣詰曲鈞棘
其心險矣鋤異已而墮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橐其
舉刺顛倒矣甚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
蒙垢遂至鑿削國脈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
聰明神武殛克除佞逆璫姦人明正典刑虎彪而
下投之遠裔逮行勘問無不發之姦也乃有三處
投身百足不仆憒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
鄉試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

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覲首班行玷汚青瑣如見
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者臣安得不厯數其穢
跡于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
爵人者舊輔臣魏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陷善
良放開辣手者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此投身之
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
歡遂甘心爲廣微伏籬之犬及見楊漣與左光斗
酷刑垂死廣微佯爲疏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

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枚卜有老成幹濟之旨蓋謂老成閱歷既深識力夙鍊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或未堅凝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爲老而非老乎年幹即爲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髫年後輩即當入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反當就編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長技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爲哉求滿谿壑之腹大肆

封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
安有要官起問二李之謠欲逮某死某即逮某死
某是以一時一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
來線索銓亦借爲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
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揆席不久崔呈秀于是
以美官白蠶市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飈飛去又
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
弟也良卿欲請託鬻青衿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

而居間過付圖漁人之利其賊私狼籍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間卿管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夫等賊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爲不平于鷄班諸賢趨踰揖讓爲有玷爲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參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爲未足耶想倏從倏背蘧廬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臣鄉見上年詞臣方

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
遂主于逢迎又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
歡心于是後序大肆辱罵詆毀前賢劫以積威而
使之懼又誘哄臣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
衡岳蒙羞江漢流穢其于我皇上楚材摧折最可
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上憐楊漣之寃死羣臣
共快而魯生序中言漣曰竊聖賢盜豪傑走天下
如鶩獨以爲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外多士

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經數百年培
養而魯生譽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刖楚風趨上
捷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寃而受此譽也然猶曰不
幸與連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
王風藻千古齒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矜式惟有
屈宋宋玉稱神引夢賦雨橫風蝶裏蕩佚屈子踔
厲侘傺之感哀悼悲些之調變雅爲騷亦何足道
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

把臂定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股慄則曰規繩
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
多士九十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哄臣
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尤可訝焉彼不教臣鄉
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
臣鄉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臣衡
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衡楚臣攄
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諭有加一則曰留心

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爲呼吸上通帝座之
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臣鄉即令不達古不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禮門童而習之
亦何至瞎引盲趨甘學魯生也臣鄉死者戍者削
奪者受忠賢之酷止于天啟七年而受魯生試錄
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亹一時
三湘七澤之靈頓覺纖塵淨洗光焰燭天魯生亦
何能辱臣鄉獨與子孫相繼皆知魯生之醜則不

能爲魯生解矣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
換面爲楊連等上疏免貶希圖施恩臣鄉爲自全
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徼吏垣之長夫吏長垣
六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關焉豈通身穢跡之
人所可領袖臣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昭
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純
忠亮節之英濟濟梧拔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
棄臣又安得嘿嘿處此疏中臚列魯生劣狀頗悉

然尚有不盡者當孫高陽視師薊遼巡邊至近郊
欲一入觀魏廣微誑逆賢曰孫閣部興晉陽之甲
欲清君側逆賢怖甚使顧秉謙矯旨令東還既而
謀所以處高陽者魯生曰閣部所恃手握重兵耳
宜以缺餉爲名大汰其兵使敵來殺之不則兵噪
亦殺之逆賢喜于是下汰兵之議此其設謀誠工
不知國事之謂何哉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左詢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六至二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六

史部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尚寶司

尚寶司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初設符璽郎後改今名
設卿少卿丞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有事請於內既事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
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
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

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
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
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
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奉寶用寶從
寶洗寶與尚寶監俱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以警夜
巡金牌之號五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以稽巡
守凡銅牌之號一以稽卒凡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凡
祭牌之號三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五以肅直衛

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以給傳郵通制命

尚寶司題名記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

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

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

其後大臣子弟以廕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

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

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

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

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
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
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
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
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
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
視學藉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侍衛錦衣
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

雲者以其官為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
令牌虎賁廵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
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
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
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
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
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
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

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
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
為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
秩為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勲輔大臣
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
也尚寶司舊直廬頽圯而題名亦闕焉嘉靖丁未
尚寶諸君乃請於上曰尚寶為禁近臣而待漏齋
直無所每風雨晨夕雜處他舍中弗便詔以長安

之間署改為之用是興止有寧宇既而諸君復喟然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况居其官而紀載弗備姓名無傳焉何以稽往而詔來哉乃蒐諸故牒自洪武而下迄於今凡有事於尚寶者得若干人刻其名氏爵里立石廬中丐張治記之記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命於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關於勸

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諸君所為題名意也長沙張治撰

尚寶司卿劉日升議處公署疏竊照本司設在掖門內西收藏金銅牌面等件俱係朝廷信物機密

所在關係匪輕國家幼立衙門必於禁地誠重之
也伏讀聖祖賜臣等衙門誥詞寶乃乾符也昔列
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又曰事密
而隱機潛而深洋洋聖謨顯示以禁地之當慎矣
續奉欽依凡一應閑雜人等無事擅進尚寶司裏
去的錦衣衛着人拿赫赫明命嚴諭以禁地之當肅
矣臣等夙夜出入仰王言之在上瞻天威之伊邇
兢兢焉惟不能奉職是懼不意一旦被燬遂致辦

事無所臣等有不敢不亟請者但大工方興恐難
遽及本公司有午門外直房三間原係候朝處所合
無比照六科勅下工部估計脩理暫容臣等辦事
其中候大工完日次第興造照舊入內庶不失祖
宗創建初意而臣等職業亦不致曠廢矣奉旨是
該衙門知道

西垣筆記

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秦漢有符節

令丞領符璽郎文帝時與郡守有銅虎符竹使符之制皆屬焉隋有符璽局屬門下省唐稱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竝納於宮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

明之各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奏進數目

官職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鐫牌上拜官則於尚

寶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唐人百官隨身魚符
一右一左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宋賜金
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

煎熬寶色法

大麻子油十八觔 一次下皂角四十五兩 二
次下金毛狗脊九個 三次下白芨十八兩 四
次下白礬九兩蜜陀僧一兩八錢 黃丹一兩八
錢 無名異九錢茆香二兩 五次下藿香二兩

地蓮衣二兩 甘松二兩 山柰二兩 苓陵

香二兩 鹿麝香五個

雙璽記弘治十三年七月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
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本
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沿河邊澆
浴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八字背有螭鈕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厚一寸
連鈕二寸方圓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

畫奇古殊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翀差官齎進外謹具奏聞

天啟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民邢一泰於務本莊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得一玉璽大如斗縣令何可及驗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報之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程紹奏聞曰秦璽之不足徵久

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噪流聞禁闈既
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
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
彼不在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
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
王不寶照乘蠻裔偏霸猶知尊賢寶善輝耀史冊
況於聖明之朝全盛之世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鄒
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於

亦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臣久銬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士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為登進玉瓊必於清廟瑚璉貢於明堂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黃璽夏禹元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璽其真偽豈足論哉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弘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錄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人毛志學銀五兩此弘治之所以為弘治也河南省所報上令賚進天子親御文華殿璽貯御前逆闇魏忠賢手捧之憑軒頌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此天啟之所以為天啟也巡撫程公紹一疏烺烺千古矣程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工部右侍郎四疏告歸優

游林泉殿贈工部尚書

丁酉六月曠書得萬歷癸未中書謝從寧所搨璽文一紙因書二疏於後以為山中閒玩退谷手記按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色以獻於朝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為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議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晋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

也有德者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賀改紹
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此事與熹宗朝事極似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七

史部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光祿寺

光祿寺在皇城東華門內初為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
繼改光祿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
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凡祭祀請眡牲進飲福
酒胙凡薦新共品物凡喪葬共祭物凡牲果嘉蔬移上
林苑共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凡貢

獻果鮮厨料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若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待番夷貢使差其等共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曰珍羞曰良醞曰掌醢而司牲司牧二局隸焉

周官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即今光祿寺官之職也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即

周官邊人之任曰良醞周官酒人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

周官凡膳夫甸師酒正宮人之屬皆總於太宰蓋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綸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而侈非所慮也故王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日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

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體氣之養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摯所以養其德

元人王惲云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

也應劭曰光明祿爵勲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
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郎中令
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
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膳許左丞
衡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畧與金同
洪武初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
禮凡大祀齋日宰犧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
當用之物致齋三日而供三犧所費太侈夫儉可

以制欲澹可以頤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功用物件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果之類及諸項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辦湏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

賣物之人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

宣德五年二月行在光祿寺厨士告言光祿竊減外藩供給之弊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比聞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能得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掩人耳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

與衆共飲士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係非輕

寺額設銀二十四萬先時止用十二萬餘至正嘉時用至三十六萬猶稱不足嘉靖中厨役用四千一百名

嘉靖中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萬上疑有侵漁乃諭內閣今無論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

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
餘萬安所用也閣臣對祖宗時光祿寺除米豆果
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該寺歲用
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剩後加添至四十萬
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冒
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
討莫敢問其真偽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
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

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臣
查得會典內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
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攔印票遇有
上用諸物某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
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
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
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

覽

神宗朝宮膳豐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祿錢糧彼時內臣甚富皆令輪流備辦以華侈相勝又收買書畫玉器侑饌謂之孝順上惟歲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進上問一料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上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臾捧一盒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寧須八兩耶

崇禎十五年春光祿寺支用

皇帝膳每日三十六兩 每月一千四十六兩

厨料在外 又藥房靈露飲用粳米老米黍米在

外

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 每月三百三十五兩

厨料二十五兩八錢

懿安皇后同

承乾皇貴妃 翩坤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

四兩

皇太子膳並厨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

定王 永王兩宮每月各一百二十兩 光祿寺

每月冊奏一切內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

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上諭內閣輔臣脩省應有

實政庶幾挽回氣運仰希天慈如出兵失事各案

應速結戰守有功應速叙此二事全賴先生每秉

公擔當如錢糧不足亟宜節儉先自朕躬始若祀

典豐潔仍舊不敢議減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無

可議惟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分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桌銀減去十分之三通俟平定之日照舊在外衙門有可節裁者亦著照此推行再如兵火焚殺之酷災變死亡之慘朕皆不能拯救消弭殊愧君師之位今又添嬪御之奉乃是增過增慚之舉其選擇之事竟宜停止此亦節儉之一事其章疏沉壓過多朕不能朝上夕下稽誤政幾皆朕之過當竭力披閱發行先生每即擬旨來行

寺中典故

光祿卿蔚能朝邑人於成化初以吏員為禮部侍郎管光祿卿事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嘗持一齎還家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衆曰上怒不可測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既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

鄭宗仁於正德中以太僕卿調光祿卿凡供應俱

照弘治初年例日省百金上幸光祿寺樓呼之為
節儉管家

永樂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行在光祿寺卿張泌
等謹奏為不遵舊制事切照洪武年間凡遇筵宴
禮部奏請合宴人數坐派本寺造辦茶飯完備鴻
臚寺堂上官提督司賓司儀分擺班次序班搬放
茶飯桌椅斟酒遞湯已有成規近年以來四夷使
臣朝貢及遇節令筵宴序班止是殿內斟酒遞湯

其餘搬放茶飯桌椅斟酒遞湯等項俱係本寺整理臣等累對鴻臚寺官說知舊制事例其寺丞丁鐸高慶司賓司儀王神等視為泛常畧不究心照例改正又不分擺與宴官人等依品序坐致使攏越擠匝難以供應非惟背舊制乖禮儀實乃故違舊制俱合拏送法司問罪緣係京官未敢擅便奉聖旨且記他每一遭都察院着御史着今後再不依舊制時拏了問當即又奉聖旨但有攏越班

次的再不許他入宴

正統二年諭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
還一二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
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
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敢隐瞒扶同
者悉坐以罪復勅宮中六尚司知之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
供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為令

萬歷二年光祿寺積米二十七萬石倉廩滿盈奏
於東安門外買房一區改為外倉

明初筵宴祭祀凡茶食果品俱係散撮至天順後
始用粘初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二十觔
以上棗柿二百六十觔以上舊制各衙門堂上官
皆支光祿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祿寺卿柰亨言
始罷之六科給事中辦事科中每日支用如故寫
抄監生每人日給米一升五日一支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頭腦酒

琉璃廠有牧羊地一十三項四十畝舊屬尚膳監後以光祿寺卿趙錦請以羊發有司而地遂荒廢

朝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俱各領回珍貯之以為傳家祭器

國子監監生寫倣紙每季移送光祿寺作麪袋

寺有鐵梨木酒柞可盛醞三十石洪武中籍沒沈
萬三家物永樂移置寺中

吏部選官於棕棚賜宴必用糯米糕一盤永樂朝
吏部說選正值上用饌掇御前米糕賜之命光祿
寺以為例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七